

人類祖先何處來？

史前人與史前文化縱橫談 (一)

● 王成聖

石器使用分為四期

肆、史前考古學上的分期

人類文化的起源，可從製造並使用器物時開始。史前人類為生存自衛，抵禦外敵，殺傷禽獸，維持生命，不但懂得適應自然，同時學習如何利用環境，開始剝木以戰，築石以投，或者利用動物的骨頭與牙齒作為工具。惟因年代久遠，木易腐朽，故近代對史前遺物之發掘所得者，大部為史前人類當時所使用之成形石器（以石打製而成）。史前史學家為明瞭石器進步之狀況，遂依石器製作之精粗，將石器時代分成曙石器、舊石器、中石器及新石器四個時期，或有不認曙石器的存在而祇肯定後三期者；而今天多半學者大都已不再

提論曙石器了，因為這一時期的石器大部分處於自然狀態，無太多的加工。茲將此四期分述如下：

一、曙石器時代 (Palolithic Age)，此是一個虛擬的時代，時間亦相當漫長，我們或許可以視之為人類從猿猴演進而來最早的過渡地帶。其時人類穴居野處，所用工具以粗陋的石器為主，並無一定的形制，以採掘及漁獵為生。距今約在二百乃至三百萬年以前。（參 K.P. Oakley, *Men the Tool-maker*, 5th. ed., 1963:5-8）

二、舊石器時代 (Paleolithic Age)，此時期人類所用石器因時代早晚而有各種不同的形制，距今約自二百萬年至一萬五千年以前，也就是人類開始懂得利用其智慧，以改變石頭的自然形狀，來滿足特定的需要，愈到後期愈能顯現人類的巧思。

（參 Oakley，同上揭書，PP.39-67；R.J. Braidwood, 1974）

三、中石器時代 (The Mesolithic Age)，此時期人類能以敲擊方法製造石器，並知製造弓箭，雕刻象牙，在洞穴中作壁畫，以獸皮製衣，已有宗教觀念。距今約在一萬五千年前後至一萬年之間（參 Oakley，同上揭書，PP. 67-68）。人類的文明開始綻放光芒，許多工具已具備力學的基本原理。

四、新石器時代 (The Neolithic Age)，此期距今約一萬年至五、六千年之間，人類生活有革命性進步，所用石器均能磨製成精巧之石斧、石鏟、石鋸、石鋤、石鎚、石錐子等，且配上木柄成為耐用的複合工具。已知農耕與畜牧，製陶術亦已盛行，原始之社會組織亦於此期形成（參

Braidwood, 同上書, Pp. 121-148)。埃及的金字塔出現於七千年前, 此時已具備高深天文、地理、星象、機械、化學、數學、幾何、農業的知識, 金字塔上的壁畫蘊藏人類古代生活大量的真實史料, 許多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正在探索古文明的神祕之旅。

銅鐵器物進步標誌

在新石器末期, 金屬器物之出現, 尤為人類文明之一大進步, 從此便是金屬時代 (Age of Metals)。依出土物之先後, 可探知人類應用金屬製造工具, 在技術方面係按下列三個程序而推進:

一、赤銅器時代 (The Copper Age)

人類最早在大火的現場發現銅礦, 並懂得冶銅的技術, 由於它的形狀可以因需要而變化, 比石器的用途更為廣泛, 但赤銅係自然產生之純銅, 色紅質軟, 以之製造武器及工具, 終嫌不適用。其實當時仍以使用石器為主, 所以有時稱為金石並用時代 (Chalcolithic or Aeneolithic Age) (參 Oakley, 同上揭書, Pp. 21-22, 88; Braidwood, 同上揭書, Pp. 186-187)

二、青銅器時代 (The Bronze Age)

為增加銅之硬度, 有人發明在純銅內攪錫, 其混合品之硬度及耐熱度均較純銅及錫為高, 此種合金即青銅, 用青銅所製之刀斧矛等器物, 無論就鋒利耐用各方面言, 均比純銅進步甚多 (參 Braidwood, 同上揭書, Pp. 188-192)。也是人類利用化學的原理來製造器皿, 更是科學文明史上的一大步, 由於青銅時代的來臨, 人類懂得從實用跨進藝術與美的境界, 追求造型的變化, 使得人類另一扇哲學的大門開啟。

三、鐵器時代 (The Iron Age)

由於鐵之溶化溫度高, 提煉不易, 故較晚出。又以其色黑而醜, 古人有時遂稱鐵為「惡金」, 稱銅為「美金」以示差別。在製造器具上「惡金」祇用作製造農具及兵器等, 凡較高級之器具, 如食器、祭器等皆用「美金」造裝 (參 Braidwood, 同上揭書, Pp. 192-193)。

由於鐵器的硬度較高, 可用來製造武器, 並用於戰爭,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戰爭是人類文化的動力與推手, 也改變整個個人的命運與發展。

伍、舊石器時代

發掘北京人的經過

在民國紀元前後三、五十年間, 是中國對新政治型態及科學思想的大「涵化」時期; 中國因受了歐美的民主政治的影響, 同時也引進現代的科學方法, 並受到西方社會與人文科學的洗禮, 吸收包括考古學、人類學在內的各學科的科學。

民國十五年是中国也是世界生物與考古科學界劃時代的一年。當年十月二十二日, 北京學界正站在領導中國思想邁向現代化的制高點, 在推動科學研究上作出無比的貢獻, 這年為了歡迎來中國訪問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 (Gustaf VI Adolf) 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演講會, 因王儲是一位考古學家, 所以演講的內容也多半是有關考古方面的知識。會中的最後一項報告是由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博士 (J.G. Andersson) 所宣讀的另一位地質學家師丹斯基 (Oto Zdansky) 於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周口店發掘到的兩枚人形 (Hominid) 動物牙齒。這項宣讀立刻引起廣泛的注意, 中國地下所蘊藏豐富有價值的考古材料, 鼓舞著我國的社會科學家們, 投身此一偉大的研究工程, 隨後並請年高德劭的地質學家葛理普 (Arnadeus W. Grabau) 替牙齒的主人命名為「北京人」(The Peking Man)。

由於「北京人」之發現與建立的重要性，學術界急於想對周口店做一完整而深入的調查發掘，不久即公推丁文江博士為領導人，先後結集了多國的專家來進行研究，主要有步達生教授 (Davidson Black)

，步林博士，楊鍾健，裴文中及以後的魏敦瑞博士 (Franz Weidenreich) 等人。民國

十六年正式進行發掘，到了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日竟發現了猿人頭骨；這一發現立即吸引了全世界更進一步的關注，自此，不但北京人的研究更為發揚，而中國的考古學也更上一層樓，迄今陸續的有成千上萬的遺址被發現，其間考古人才輩出，各研究也從無間斷地在進行著，中國史前史文化層序的隱幕也早已顯露大量的曙光了。

在本章中將對中國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的人類與文化作一擇要的介紹；為了便於瞭解，在行文時對每一時代都以北中國和南中國分別敘述。所謂南、北中國只是地理的相對方位，並無一嚴格的界線，同時，在人種、民族和文化的活動，也僅從考古學，注重時間先後秩序的觀念，並不注重以血源所形成的文明樹，也沒有任何絕對的限制。此外，在敘述每一時代或其中的某期之

時，都是先對該期的文化特徵、化石人及重要遺址作一概述，然後再說其中最重要的一、二類文化予以較詳細的分析。

華北地區早期文化

一、舊石器時代早、中期

甲、北中國

更新世中期華北地區的舊石器早期人類與文化，除了有如上所提之著名的北京人與周口店文化之外，尚有陝西南部的藍田人，以及山西芮城的匭河文化 (參

Chêng Te-Kun 1959, *Archaeology In China: VI Prehistoric China*, Pp. 17-24, 1966; New

Light On Prehistoric China, Pp. 3-6; 張光直，一九七二，中國境內黃土期以前人類文化，頁一五一—一六七，載中國上古史待定稿；Kwang-Chih Chang, 1977,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 43-57)。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把中國的考古學帶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一批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參與了一場廣大的田野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1. 藍田人

一九六三年在陝西藍田縣陳家窩發現

了一古人類的下頷骨化石及一沿一邊粗糙打製的一砍砸器；一九六四年又在該縣的公王嶺地點發現一人類頭蓋骨。這二個化石的外形特徵頗類北京人，不過，仔細觀來則比北京人更為原始，是迄今發現亞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根據古地磁法測定，距今約為一〇〇至六十五萬年。文化遺物包括大尖狀器和石球等。伴生的動物群有濃厚的南方色彩。例如，在腦容量方面，藍田人約為七八〇cc，而北京人則約八五〇—一三〇〇cc，此外，在腦殼結構上，藍田人更顯得粗糙。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藍田人具有在類蒙古人種 (Mongoloid) 中佔較大比率的第三臼齒缺如的特徵，還有，在該地層中所發現的器物卻顯出與周口店文化有極大的差異，這也許暗示了兩個不同文化發展的系統 (Chang, *ibid.*, Pp. 51-55)。藍田人的發現對人類起源多元說提供了更直接有力的證據，也把中國的考古學年代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人類學家開始認真考慮，非洲是不是人類最早的搖籃地。

2. 北京人與周口店文化

北京人與藍田人、爪哇人均同為直立人的一亞種。正式的學名是「直立人北京

種」(Homo erectus pekimensis)。藍田人和北京人同屬生存於更新統中期的周口店沈積期，年代約為六十萬年至四十萬年前之間，唯藍田人則稍早於北京人（參，張，同上揭文，頁一六〇—一六一；李濟，一九七二，史前文化的鳥瞰，頁四五七，載於中國上古史待定稿）。

北京人的體質特徵有如下幾項：

(1) 在北京人頭骨的頂部，由前到後有一道突起的矢狀嵴，這種矢狀嵴在現代的世界民族中，北方的中國人、北極的愛斯基摩人都保存得較多。

(2) 枕骨部分與頂骨接界處，人字合縫以內有印加骨 (Incaeone)。

(3) 北京人的鼻骨寬度在最上端與中部沒有分別，這也是現代蒙古種的體質特徵之一。

(4) 顴骨的向前與突出。

(5) 下頷骨隆凸。

(6) 箕形門齒。

北京人的體質特徵有許多方面可在今天的蒙古人種內找得到；我們也許可以認為今天的蒙古種人的身體內挾帶有北京人的一部分遺傳因子（參李濟一九七二，北京人的發現與研究及其所引起之問題，頁

六三一—七六，載於中國上古史待定稿；Chang, *ibid.*, P. 51）。

李濟考古文化論證

周口店文化延續的時間很長，依牟維思教授 (Movius) 的推算約為喜瑪拉雅山的第二至第三冰期間，前後超過了二十萬年。而李濟博士則依各發掘地點之化石的內容劃分了四個期——(1) 扁角鹿期，(2) 中國鬣狗期，(3) 洞穴鬣狗期，(4) 跳鼠、赤鹿期。其中文化遺物出土最豐富的是亦為北京人骨出土處的第二期之第一發掘地點猿人洞。

第一地點的主要出土物遺址發現大量石製品，以及從洞外搬來但尚未利用的原料，總數不下十萬件，包括有石器、骨角器、朴果核殼，及火燒痕跡等。石器方面有：偏鋒砍器、中鋒砍器、石片器及石核器；骨角器方面除了角器之外，有用頭骨、犬齒較長的下顎骨及長骨等來做工具的；至於大量朴果核殼的發現則代表當時人們也行採集的生活；而火燒痕跡經證明為人工造成的，證明了當時人已知用火。在遺址中保存有四層面積較大的灰燼層，最厚的一層達六米多，有些灰燼是成堆出現

。同時發現九十六種哺乳動物化石，複雜的自然環境為北京猿人提供豐富多樣的食物資源。在周口店，除北京猿人遺址（又稱周口店第一點）外，還發現二十多個動物化石或古人類遺址，十三、十五、二十等地點在時代上和北京猿人大體相當。第十三地點較早，和北京猿人遺址下層堆積，約略同時；第十五地點出土的石器，技術比較進步，年代可能較晚。

從周口店文化遺存來推論，北京人有下列的各項生活習慣：

- (1) 穴居。
- (2) 集體打獵。
- (3) 採新。
- (4) 打製骨、角、爪、牙、木、石等工具。
- (5) 獵頭或檢骨。

（參李濟，一九七二，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頁一〇〇—一三四，載於中國上古史待定稿；Chang, *ibid.*, pp. 49-51）。

山西北部汾河文化

3. 涇河文化

涇河文化沒有人骨化石出現，因此考古學家比較沒有太加以重視，為何沒有早

中期人類的遺骨，迄今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謎，也許是因為大規模的遷移運動之故，所以只留下各種石器用品，然出土文化遺物的地層則比藍田和周口店都早，是屬於更新世早期之末的舊石器文化。遺址位於山西省芮城縣，時代比北京猿人遺址更早，出土的文化遺物頗為豐富，共有一百多種石器用品，涵蓋多用途的器皿。

匱河舊石器的技術與器形，一直持續到更新世晚期的丁村文化，構成一個與太行山以東的周口店文化傳統相並立的「汾河文化傳統」。兩區文化最明顯而且維持最久的區別，是三稜大尖狀器與石球在汾河文化傳統中的存在與在周口店文化的闕如。這兩種器具顯然是適用於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的比較特化的器形（張，同上揭文，頁一六一—一六九·Chang, *ibid.*, pp. 55-57）。

華北的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並不多，主要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丁村人及其文化，山西北部的古交和交城兩遺址等，其中以丁村的發掘較有系統，材料也較重要。

4. 丁村人與丁村文化

丁村人的年代一度被認為是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或晚期（參 Cheng, *ibid.*, 1959:24-

29, 1966:9-10）。目前則把它列入舊石器中期的範疇裏（Chang, *ibid.*, pp. 58-60）。

遺址位於山西省襄汾縣，時代為晚更新世早期。出土遺物包括三個牙齒化石，和一塊幼兒右頂骨的後上部。出土的石器十分驚人豐富，製造技術上與藍田、匱河文化在發展，呈現一致性。

丁村人的化石分別發現於一九五四和一九七六兩年，他們的體質具有類尼安德塔人的特徵，而在齒式上則近於北京人。

丁村文化的石器工業遠比舊石器早期來得進步，該文化中所見的大型三稜尖器、多角型刮削器，以及石球等顯然保有從藍田（？）、匱河傳下的黃河中游的舊石器早期的文化特徵（Chang, *ibid.*, pp. 58-60）。

雲南湖北人類化石

乙、南中國

一九六五年在雲南北部元謀縣發現了中國地區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包括左右上內側門齒各一，同層還發現石器三件，命名為元謀人，並經以古磁法測定其生存年代約為距今一百七十五萬年前。這一事件轟動了世界考古學界，推翻西方學者

的論點，認為中國甚至亞洲人種外來說，也就是說在中國地區上古時期也有了更早人類的蹤跡。中國的史前考古學幾乎要調整研究的方向，據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推測中國本土的早期人類仍待發掘，而中國地區古人類史也幾乎要被迫重寫，可能向前推進數十萬年至一百萬年之久。

一九七五年湖北蕪湖也發現了可能是直立人的三顆牙齒化石，並且也伴存著哺乳類化石和石器的出土，如經確實，也許從元謀、蕪湖到藍田、北京人，可以劃出一更新世早、中期東亞地區的直立人遷移路線來（Chang, *ibid.*, pp. 509-510）。

至於華南地區的舊石器中期的人類與文化方面，材料極為有限，器物的遺址幾乎沒有，只有幾件化石出土，主要的有廣東馬壩人、湖北的長陽人，以及貴州的桐梓人等。

河套地區文化遺址

二、舊石器時代晚期

甲、北中國

張光直博士曾明確地分出中國地區的舊石器晚期文化有華北的「河套文化」及

西南地區的發展中心等兩大系統（參張光直，一九七二，黃土期中國高級舊石器文化與現代人類的出現，頁一九一—二〇二，載於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由於舊石器晚期的遺址在華北發現的並不多，因此河套文化就顯得格外的重要了。

1. 河套人與河套文化

自民國十幾年開始，是我國在考古史上綻放異彩的年代，大批的史前文物出土，震撼世人的目光。舊石器時代的遺物與人類的遺跡，前後有不少的發現；它們的分布都在河套黃河兩岸以及薩拉烏蘇河的河谷。主要的遺址包括，綏遠南部、薩拉烏蘇河的小橋畔，大溝灣，寧夏銀川東南之水洞溝，以及環河套附近的地區等；而主要發現人及研究者則首推桑志華和德日進兩人。

河套人的門齒有明顯的箕形構築；因之，河套人可說是承上啟下，因為上自北京人和丁村人下至現代的華北人的門齒，都以箕形為常見的顯著特徵（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一九八）。

當時張光直博士也舉出了河套文化內涵的四個要點：

(1) 河套文化還很明顯的保存著舊石器

時早、中期的一些基本特徵，即原始的砍器（Choppers and Chopping tools）和以石片技術為石器製造的基本技術。

(2) 比起丁村文化或甚至更早的中國舊石器文化，河套文化有好幾點非常重要的進步的特徵，石器的技術不但更純熟，其種類也更多元化。

(3) 河套文化的有齊一趨勢的各種石片中，最常見的有兩種，一種是自圓板式或龜殼式的石核上敲打下來的三角石片，另一種是自三稜式或其它形式的石核上敲打下來的長條稜形的石片或稱石瓣（Daggs）。

(4) 與世界其餘各地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情形相似，河套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工業遺存裏面，絕大部分只是石片而已——待進一步製造石器的原料或是挑揀下來的廢品，而有進一步加工痕跡的真正的器物很少。（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一九四—一九五；Chang, *ibid.*, p. 63）。

華北地區舊石器晚期除了河套文化外，尚有山西北部的峙峪文化、河南東北部的小南海文化（Chang, *ibid.*, p. 66），以及近來發現在山西省大同盆地東邊的許家窯人與許家窯文化（Chang, *ibid.*, p. 510）和該省汾河流域的下川文化，在這些文化中，

細石器往往佔有重要的地位。

川康滇桂早期人類

乙、南中國

張光直博士最初所指的中國西南區的舊石器晚期文化的重要遺址包括：四川東部的萬縣和自重慶到打箭爐之間的長江岷江和雅瓏江江岸的台地、西康東部的漢源縣富林鎮、雲南西北的麗江和該省東部宜良縣巴盤江的台地上等；古人類化石的遺存則有四川的資陽人和廣西的柳江人（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一九八—二一〇）。後來隨著新資料的出現又加入了廣西的都安人和來賓人（Chang, *ibid.*, pp. 67-68 & 76-77）。

以下就分述一下較重要的資陽人、柳江人和富林遺址。

1. 資陽人

資陽人以一個相當完整的顱骨為代表。他的頭骨型態已合乎智人的條件，腦容量明顯地比前期古人類為大；而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地位則介於北京人與上洞人之間。換句話說，資陽人雖已具備了智人的主要條件，卻仍是原始的智人，具有智人早期階段的特點。隨後要提的柳江人也同樣

具有這些特徵（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二〇六一—二〇七）。

2. 柳江人

其發現地點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柳江縣的岩洞中，故命名為柳江人，是屬於晚期智人的化石，這時還發現大熊貓、箭豬、劍齒象等動物化石，由此可知當時人類是與動物群居，年代屬晚更新世，略早於山頂洞人，相當於舊石器時代晚期。

從化石人的腦顱高指數，頭頂點位置指數，頭頂點角和前額角來分析，則柳江人和資陽人都介於尼安德塔人與古羅馬僕人之間，但很顯然地，柳江人比資陽人在原始性上，還要高出一著（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二〇八）。此外，柳江人的體質特徵在某些方面比較近於現生的海洋黑種人；而柳江人和資陽人也共同具有某些現生蒙古人種的特徵（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二〇八—二〇九；Chang, *ibid.*, P. 68）。

3. 富林遺址

它在四川省漢源縣富林鎮附近出土，故稱富林文化，這個時期的石器比較小，技術風格上和華北舊石器的製造方法有許多相似雷同的地方，共有五〇〇〇多件石

器被發現，主要原料為燧石，以小石核、小石片和小石器佔大多數，打片以捶擊法為主，亦夾有砸擊法，並有較為複雜用途的刮器、削器與尖形器等，屬於舊石器時代後期。

富林遺址的年代大致與河套同時。它是一個石片、石瓣工業，同時有細小的傾向，與河套文化之薩拉烏蘇河相似，不但在文化的內容上而且在自然景觀上都有可以相比較的地方（張，同上揭文，一九七二，頁一〇〇；Chang, *ibid.*, P. 68）。

台灣東西部的發掘

4. 台灣史前遺址

此外，一九六八年在台灣東部台東縣長濱鄉也發現一舊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址，這個遺址的年代延續得很久，約從距今一萬五千年到五千年前左右（參張光直，一九七二，中國南部的史前文化，頁四二〇；載於中國上古史待定稿，Chang, *ibid.*, P. 79 & 86）。

在台灣西部方面，一九七一年台灣大學林朝棨和宋文勳兩位教授在台南的一位古物收藏者家中認出了一片人骨化石，後來經日本以氟素測年斷定是距今二萬至

三萬年前的人骨；因該化石為台南左鎮掘出者而命名為「左鎮人」，這是台灣首次發現的更新世人類化石（參劉衍，一九七五，台灣史前人類之人類生物學研究）。

根據地質學家認為台灣原與中國大陸板塊相連，台灣海峽在冰河時期以前本為較為低窪的陸地，後因地殼變動的原故，台灣才與中國大陸分開，因此推測在本島上應有相當豐富的先民遺跡（未完待續）。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助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

(二) 談橫縱化文前史與人前史